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九

般陽清和齋柳泉甫著

邵臨淄

臨淄某公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于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嬖乎。既嫁。悍甚。提罵夫婿。以爲常。李不堪其虐。忿鳴于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必拘審。既到。略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宜有傷心于閨闥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僮僕。以下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于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說之。請與同居。客喜。携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囑。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嘿卧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則筆研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

其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  
一稿脫則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  
便誦所抄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予以爲  
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請讓予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  
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怪余何陶固謂  
不效于曰我非人寔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  
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  
官爲何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簾官皆考之能文  
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得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  
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試門磚獵取

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  
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  
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嘆曰。僕  
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適遭先王相從地下。陶請  
其政。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玉簾宮之考選罷。數十年游  
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  
即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三二人。大槩可知。韓正師曠司庫和  
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堪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快。  
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閤。  
煩子昧爽時持香炷于東野。三呼却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

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子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子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于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東燭爲禮。少年亭立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子曰。言之可笑。聞中七則作過半天。細審主司姓名。覆具選出。奇人也。陶扇爐進酒。因問。聞中何題去惡。對解否。子曰。書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全取奸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原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耳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

弟策雖不佳。頗爲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  
有差。次則瑤台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  
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后不  
痛哭。始爲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而與同寓。方不可。但  
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子往尋之。子曰。無須。子晉奉  
琴。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來。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  
錄舊執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  
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臥。與子共榻。寢自此爲常。  
方無恙不至。陶亦無方不懼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  
榜已揭。子五兄落第矣。子方臥聞言。驚起。漣然流涕。二人

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嘿珠不可堪方曰遠聞大巡環  
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遺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十  
聞之色喜陶詢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  
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拉方  
俱去兩夜始返方驛謂陶曰君不負五兄耶桓侯前夕至  
裂碎地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漏閣遺卷得五兄甚喜  
荐作交南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  
行子問陶曰君家有間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祇無鄉土  
又不忍忍然于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  
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碍但有嚴君須先關白子曰審知



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何如。陶的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歡喜。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淹塞。生非其時。此科之分十之一。后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sup>註</sup>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頷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

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却，遣家媼入曰：「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后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鳴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輟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去。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后，陶不放見之。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于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

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  
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簾官多遭誅。遂貢  
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  
前途。隱居教弟。嘗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有生氣。  
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聲。予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  
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臾  
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王阮亭云。數科來闈。卽公行。非暇名。卽壅斷。脫有桓侯。  
亦無如何矣。悲哉。

狂生

劉學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初  
不以窮厄為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  
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  
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為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  
持刺登堂刺史隨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  
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而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  
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滅門令  
尹耶生掉臂竟下大聲曰生負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  
訪其家居則并無田宅惟携妻在城堞上住刺史聞而釋之但

遂不令居城垣朋友憐其狂為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嘆曰今而後畏金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割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既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無門可滅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于人乃以口腹之累嗟公堂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郡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不中窻而性好脩飾衾櫛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髻者眠榻

上宅臨貴家廢第。恒多怪異。心知其孤。亦不忍入。而叱曰。歸櫛  
豈容髡。二入遑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紵袴一。帶上繫針  
囊。大悅。恐其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  
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返  
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報為報。劉問伊誰。曰。吾家閨姓。大姑小  
字八仙。共卧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遙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  
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復返。曰。大姑  
寄語官人。好事豈能辭合。邊與之言。反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  
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  
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即手提四角而入。曰。

送新人至。笑置榻上。而却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顏頰醉  
態。傾絕人寰。喜極為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  
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  
膚冰。微笑曰。今如何。見此。京人劉曰。子。多。子。如此。京人何。遂  
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耻。玷人牀寢。而以妾撫。務耶。必小報之。  
從此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  
繡履一雙來。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  
親賓。求觀者。皆以贗酒為報。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作別語。  
怪問之。答云。姊以債故。恨無欲。携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恨。願還  
之女云。不。不。彼方以此挾。意。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

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去婦道黑白也從此不復至逾二年思念甚切偶在途中遇女郎騎數匹馬老僕駐之摩肩過反啓障紗相窺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亟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可好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卧榻者耶劉始悟為胡叔僚婿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婦將以省親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繁山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教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公孫姬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婿并揖就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



今日三賢并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兕觥來作一團圓之會。俄姝嫺俱出。翁命設坐。各傍其賢。八仙見劇。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沉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咲而已。于是履舄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劇視床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為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即不請可也。汝寧指屈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响。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兕觥俱能歌舞。何不各盡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二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盃進。菓都不知其名。翁曰。此自真臘携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摘

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婿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不言。  
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有奉  
大酸婿耶？」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壺一折，聲泪  
俱下。既闌，拂袖逕去。一座爲之不懌。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  
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途，見鳳仙坐路旁，呼與  
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床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  
好爲之。舉足云：「出門匆遽，棘刺破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  
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顰然曰：「君亦大無賴矣。」幾見  
自己余枕之物，亦畧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旋出一鏡  
付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

怙懷而歸。視鏡則鳳仙皆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  
 念所屬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亡欲咲。益重愛  
 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進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  
 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為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  
 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  
 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於是朝夕懲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  
 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漸長。教筆  
 微露。喜容可掬。宛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  
 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右。握  
 手問翁。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公。共耳。

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  
劉謀偽為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  
美而不知其孤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亡邀至其家  
歎禮優沃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往并  
詣申賀劉初疑丁亦孤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賈子也初丁  
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晚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  
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為孤女言即勿見疑妻以君  
誠篤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婦假貴家廣宅脩客燕  
寢洒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笑過數日  
果有三十餘人賣旗采酒禮而至與馬饋紵填溢皆巷對揖翁

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姬及西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  
冰人矣。釧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破千人看破  
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桂汝寄於劉郎，乃投諸大蛇。曰：新時如花  
開，舊時如花謝。暫重不曾著。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  
經籠玉笋，著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發火  
曰：夜上青天，一朝去所執。雷得纖纖影，偏與世人看。遂以灰  
捻棒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棒，悉  
如故。歎八仙急出，推棒墮地。上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  
跡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  
督促之，得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風觀者如市，有兩

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  
隔不盈一尺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與稍緩追及之  
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啓簾則老嫗坐焉方疑悞掠其姪  
他顧而兵傷右臂項已被縛疑視之崖并非崖乃平樂城  
門也與甲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被斷馬足  
而繫之門丁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即其人也  
明春劉及第鳳仙以招禍故避歸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  
娶及為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  
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恒河沙數仙

人并遣婦女。昏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于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以君遨遊四海。閱人甚多。曾見異人否。佟曰。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之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毅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為汗臭所蒸。最為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

以削董無毛耗如瓜瓞。應手斜斷如鳥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  
三排拭而後返。邀修至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  
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為生父居。  
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放汝子速出。即刑。便赦。  
汝少頃似加榜掠。呻吟不能者。真其父也。生捉戈欲往。修止之曰。  
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修曰。盜生名相索。必將  
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啓戶為君警。所僕  
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  
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修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  
杳。遠巡出。則見羽赴鄰。飲籠燭歸。惟庭前多編管遺灰焉。



乃知佟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先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之耳。昔斛繒與方孝儒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天約締後。不臨牀頭人鳴泣哉。

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妻。亡不服。既於床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縊。妻請收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氣咄之。妻返走入房。方將結帶。某擲盞呼曰。咄。返笑。一頂綠頭巾。或不能

塾人元取遂為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愛奴

河間衛生設教于愚。臘初歸。逢過一吏。審視曰。徐先生擬懷  
矣。問就授教何所。答曰。仍舊。吏曰。就業姓施。有舍甥延求  
明師。遣托某至。東曉聘昌子康。渠已受塾。授門。君如苟就  
束。儀請倍手恩。徐以成約為辭。吏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  
歲尚遠。故以黃金一兩為贄。暫留教之。明歲另議。何如。徐  
可之。吏下馬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遠矣。宅基臨河。畜馬艱  
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吏馬上行。三  
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漚釘獸環穴。然世家。呼甥出。拜。

十三四歲童子也。史曰妹夫將南川，舊為指揮使，止道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喜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情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媼。一婢執壺侍立，年約十五六，風致韵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史命安置床寢，始辭而去。天明，史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笑不言。佈食遲去，次夕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以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托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脫為公子所遭。徐慚作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

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諍，訶責之。則夫人輒為緩頰。初，猶遣婢傳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雲涕，顧每晚必問公子曰：「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飲一出，整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寧何之乎？」久以素食為耻，勢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脉脉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還金，啓歸送之。徐覓門戶偏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塚中。出四

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然。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  
去。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數溫。和。邀之。殷。功。心  
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  
起。循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遠歸寧。皇移玉趾。為老夫緩  
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  
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憐  
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後曰。此婢妾  
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應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  
徐唯。少間見妹俱去。婢留侍寢。雞初鳴。叟即來促裝送行。夫  
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道途。說

異。然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  
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見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  
之。又善巫。一接莎而病且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鳴代謝  
夫人曰。諾。遂沒數日。乃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對下。因與俱  
歸。終歲往還如此。為常。欲携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  
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時。使從  
服役。天殂瘞此。如再過。以炷香相吊。當得復會。別歸。懷思頗苦。  
敬往視之。殊無影响。乃市櫬發塚。竟將骸骨歸墓。以寄戀慕。  
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膚雖未朽。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  
都如新製。又視臂間。裹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袒覆。乃抱入。

材內債與載歸傳諸列第飾以繡裳燭宿其像真有靈應  
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劫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  
往東昌三日既歸則金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  
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過耳今既刻我來即速痊莖便見厚德  
徐問有百年復生者今方體如故何不效之嘆曰此有定數世  
傳靈蹟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類生人  
故不必也乃啓棺入尸即自起亭上可愛探其懷則冷若冰雪  
遂將入棺復卧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主人自異域來  
得黃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潮危又無感傷遂藏  
以自殉夫人痛妻天謝又以寶飾入歛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

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其寢處。笑語一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就殘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所以待師者何厚也？不亦賢乎？余謂斃尸不如稚鬼，乃以指大之俗毒，致靈物不享其長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隨弟子，內輒遣婢婢為之，竟不聽。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開說，朱怒，執界方大罵而



出婦懷而奔。米追之。自後橫擊。髀股。雖然作皮肉聲。令人笑絕。

長山某。每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盈虛。計每日得若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為籍。歲終則公用按日而乘除之。為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而暗生一計。反嘆為喜。貶其覆算。不少校。翁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辭以故。遂薦一生。爭謬者自代。及就館。動輒詰罵。翁無奈。遂含忍之。歲杪。携珠盤至。生勃然怒極。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晝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而爭不決。搥曳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遊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橐中金為之奔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茫然不解其故，訪諸旅邸，感泣謝問。王曰：無他，情汝母老耳。其人大駭曰：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答其謬，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兒之餒也。王悚然起，駭再欲詰之，已杳。先是，王妻賢而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暴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綉於

內室而屬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為惑而以其疾勢昏瞶不忍傷之  
卧病二年惡置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初門視之又寂然  
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既與呼王至榻前  
執手曰今決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  
承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  
傳女小梅為妾服侍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倘見妻所憐愛態  
聖悍怒之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澁即以為繼室  
可也蓋王有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  
出此言不已藝乎答云事我年餘相忘形體我已嬖求之矣問  
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閉目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

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為鬼。頃諸婢妻破鑄視之。則二八麗者。縵服在室。衆以為神。共羅拜之。女歔涕扶掖王。凝注之。僂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即上堂。受見。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颯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為設坐。南鄉。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蒞客坐。受。惟妻至。則挽之。自夫人卧病。婢情如偷家。久替。衆恭已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盛意。羈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為主効力。從前愆尤。悉不計校。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聞言悚惕。閉然並諾。女乃排撥裘褥。一切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

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宿，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誨，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率。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閑居，子王為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即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黃一見，驚為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頭、苦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卺后，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太愚。焉有正真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既以為神，朝夕供養，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賤戲狎時，遙見之則默，上無聲。女笑。」

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為神耶我何神哉實為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為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信而日侍邊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奴鈍婢王素撻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女產一女女生一子子生左臂有朱點因字以紅彌月女使王盛筵招黃上賀儀豐隆但辭以髮不能遠涉女道兩盤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左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

字名壽。紉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白  
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逆女歸寧。向于餘年。並無承。萬  
其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  
三千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即玉郎  
會。超離長。請可惡否。王驚問故。女曰。君謂妻何人也。答曰。不知。  
女曰。江南極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  
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為神道。實將以告報君也。今幸生此極  
祥物。此願已慰。妾視君。雖運將來。此見在家。恐不能育。故借  
歸寧。解見危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諸西  
河柳堤上。見有挑蓼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曰。諾。

因訖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潸然交涕。欲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其素。願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鷄鳴。急起至堤頭。見燈光烟燄。適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愈追愈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升卒。王族多無賴。共惡凌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收取。家日凌替。踰歲。保兒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廐中牛馬俱空。又散瓜分第宅。以妻居故。遂將族人來。強奪第之。妾慙。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視。則女外小郎自車中出。四



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妻更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使與從來僕從。閉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足若痿。女令一。收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室。哀泣泣已。謂妻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輒時聞。已成坵墟。聞舊時婢媼。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教歎。越日。婢聞女至。皆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繫族人。共譟。兇非真。體能。女亦不置辯。既而黃公至。女引見。出迎。黃握其臂。便將。左執。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夫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悉歸。

故主黃將歸。引見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  
妻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為臣處。黃去。女盤盂就  
饋。託兒於妾。乃具饌為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  
猶陳。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  
座有良朋。車裝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凌夷。則車中人  
望之。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  
孤乎。倘爾多財。吾為爾宰。

○于中丞

于中丞鳳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裝奩甚富。夜被

穿窬席捲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盡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賍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并無行囊。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辨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着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携。故密着而屢出之也。

又公為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上簪鳳釵一肢。側臥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金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一人更相為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

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遂以白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寇否。宰曰。無之時。公金嚴。上下詳。遂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區室。被強寇入家。炮烙而死。公與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大盜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泣。求為死者雪恨。公叩閣。佳見邑宰。差健徒四。就出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鞠而伏。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拘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床上。全抱卧至寓處。始瓜分耳。共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床。而容入手。裏衣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

必有物矣。若病婦昏憤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其為盜也。

○○續女

紹興有寡嫗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姥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嫗驚問何來。女曰。憐嫗獨居。故來相伴。嫗疑為戾門中人。苦相詰。女曰。嫗勿恨。妾之孤亦猶嫗也。我愛嫗潔。故相就。而免岑寂。因不佳耶。嫗又疑為狐。默然猶豫。女竟升床代績。曰。嫗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嫗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嫗曰。携來余桃尚在門外。出視時煩投之。嫗出果得衣一襲。女解陳榻上。不知是

何等鄧綰香滑無比。媼亦設市被與女同榻。羅衾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子枕邊笑曰。姥上自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既不要想。奈何欲作男子。媼愈知為狐。大惧。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床。女曰。嗟乎。胆如此大。遂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枕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脫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恐子戰慄終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為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視所績。勻細生光。織為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為其戶。有

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漫於所親里中  
姊妹行皆托媼以求見女璩曰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居矣媼  
悔失言深自責而求見者日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泣自  
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現將見卿媼復哀  
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  
不交語惟默然端坐以聽朝暮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祇傾  
動媼悉絕之有鄧主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曰諾  
為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  
我感其痴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伏叩女約以明日生聞  
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

何以教妻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王婦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擲眼界。下願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幙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現。似無簾幌之隔者。生意炫神馳。不覺頓拜。已而起。用厚幙沉。聞聲不見矣。悵悵間。竊恨未睹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起。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語曰。君歸休。妾體惜矣。媼延生別室。烹茶為供。生題南鄉子一調于壁云。隱約近前。三尺凌波玉笋尖。照地分明蓮葉落。纖纖。再着重。拾取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為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甘。題畢而去。女覓題不悅。謂媼曰。我言緣分已



畫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正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穢。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還。恐墮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撲破出。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 抽腸

萊陽民某。晝卧。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煙。將粗欬仰。意象愁苦。男子促之曰。來。某竟其苟合者。因假睡以窺所為。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之。婦使自燃臂。懷悉其腹。之。大鼓。男子出屠刀一把。用力刺入。從心下直割至臍。某已有聲。某大惧。不敢喘息。而婦人攢眉急受。未嘗少呻。男子口啣刀。入手於腹。捉腸挂肘際。且挂且抽。頃刻滿臂。乃以刀斷之。舉置几上。還復

袖之凡既滿懸椅上椅又滿乃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狀望某  
首邊一擲覺一陣熱腥面目喉前覆壁無縫某不能復屈  
以手推腸大號起奔腸墮榻前而足被繫冥然而倒家人趨  
視但見身繞猪臘既入審顧則初無所有衆各自謂日炫  
未嘗駭異及某述所見始共奇之而室中並無痕迹惟數日  
血腥不散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為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  
苦之有以生被杖斃同學念其冤將鳴部院求張為刀筆之詞  
約其共事張許之妻少氏素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

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上貪天功。一敗則粉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若又孤脫有翻覆。急難首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定。辭諸生。但為創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吝。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捕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踰踰野。無所歸宿。欲賸小村。趨之。老嫗方出閨扉。見生。問所欲。為張以實告。嫗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客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開門。授以草蓆。罵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且早去。恐吾家小兒。子聞知。將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龍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

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見草蓐。詰姬。實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待客納匪人。即問其人焉。往。張恨。出伏階下。女審詰。和族邑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開白。此等草上。豈所以待君子。命姬引客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榻於櫺。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姬曰。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適也。姬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覺華推扉入。張釋卷。復覓冠履。女即榻坐。坐以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覓然曰。妻以君風流才子。欲以門戶相托。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避。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相識。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

顧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留。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傷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晏歸。半年以爲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間。聞姬云。來何早也。一轉眴間。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蓋異之。辭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之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脫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妾誓不去心。能携我一歸乎。女似不悅。以琴瑟三情。要自分子。君爲驚。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豈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請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念解時亦

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蘇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痴心。于妾願君之不忘。于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遂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堦而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啓門。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卧床上。慨然曰。我去時。兒終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依倚。恍如舊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瘦死者。有逐徙者。並服妻之逐。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已。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

忘耶。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辭華也。以手探  
見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矣。猶幸  
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痴情戀人，終無意味。  
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遠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  
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颭々，移時華落。女曰：  
從此別矣。方將訂誓，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苔  
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若前  
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証確實，始挑燈嗚咽而出。既相見，  
涕不可仰。張猶疑辭華之幻弄也。又見牀上一兒如昨，因笑  
曰：竹夫人又携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

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戀之情，何以爲心矣。張察其情，真始執臂款款，具言其詳，問訟案所結，并如婦言，方相感慨。開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裏中有惡少，久窺方艷，是夜自別村歸，遇見一人踰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謬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以執姦也。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之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把刀直出，剝甲中額，甲踣，猶號。又連刺之，遂死。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事請任其畢。」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念此子勿斷。



書香目即暇矣。天明赴縣自首。趙以飲案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一老嫗捉鞭。盡解革也。張微姬欲語。泪隨聲墮。女返轡。手啓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十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姬啓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脩。又使姬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辦數十金。為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二役亦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

駛如龍。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為君逗留一晌。久勞將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既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而托名公子。遷居十年。訪知捕亡浸急。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牆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撻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部中少用度。即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返。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問兒安在。曰：赴郡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

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處屋榻惟恐人知、一夜方卧、忽聞人語騰沸、趨門甚厲、大俱、并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惧、急以門扇代梯、送張夜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逼、不可追挽、張是夜越牆穿棧、急不擇途、及明、因殆已極、初念奉欲向西園之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御村、倉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上、近視知為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容都雅、知非賤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闕、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

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處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泪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即我是也憶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計叔侄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即以金帛函字致告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問數日以張在止為悲起白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城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 太醫

萬曆間臨湖事少孤母十九歲守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

嘗語人曰。我必博諸命。以充泉壤。始不自萱堂。若節。忽得暴病。素病。素與太醫善。使人括之。使者出門。而疾益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吊。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諸命。即亦不難。今皇后旦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諸命可得。立命取艾。炙尸一十八處。挂將盡。牀上已中。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喟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賜不常有。頗不閑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羣臣宴。中使出異品。編賜文武。白片朱然。甘美無比。臨啖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儕。曰。熊膽也。大驚失色。即刻而病。至家遂卒。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用于場屋。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卧內室。忽有人自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睡。已賞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度策。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又誑之如前。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脩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給之。時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卧候。尋他去。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捉牀頭足。大罵。鈇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

向與爾戲耳。而真爲耶。王怒。驟起撲之。浴其帽。王亦傾跌。妻  
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  
家中止有一媪。盡爲汝炊。夜爲汝溫足。取何處長班。何汝窮骨  
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  
班帽落。身至門後。得一繆帽。如蓋大。共疑之。自笑曰。昔  
人爲鬼。抑揄吾今爲狐。奚落矣。

翼史氏曰。秀才入關。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  
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上仰頭。房上露脚。似秋  
和之令。蚌其出場也。神情恹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  
鳥。造望輒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項

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帶行坐難  
安。則似被熱之繯。忽然而飛騎傳入。輒條無我。此時神色猝  
變。嗒然若死。則似解毒之煙。美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  
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顛物而盡。炸之  
炸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  
面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  
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瘳。遂似破卵之鳩。只得叩木營  
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  
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  
竊笑乙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失笑哉。



顧得志之况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  
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農婦

邑西磁窑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紛。與  
夫異縣而居。大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便去。婦自  
赴顏山販陶器為業。有脫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  
曰。腹少微痛。想薄障欲離身也。遂臥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  
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綳則駭問之。蓋  
媿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此庵尼善。訂為姊妹。後聞尼有穠  
行。忿然操杖。將往撻楚。衆苦勸乃止。一日遇尼于道。遽批之。

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吳史氏曰。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并忘其為中。惘然其家。與自快。與古劍仙無殊。亦其夫亦磨鏡者流耶。

###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發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盞。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卧階邊。縛其四肢。方將覓瓜。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輒將已化為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為祟。因問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携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

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而歸家人皆  
不之見裴衣索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  
貼巨符畫蛇豕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去乙遂  
巡近之則真龍盤壁上昂首欲飛大惧亦出蓋孫覓一異  
賦僧為之厭勝授符先歸僧猶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  
法鄰人共觀之乙亦謀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  
外路地化為狐四體猶著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  
去日給飲食數月尋斃

○郭安

孫五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王

上視之曰悞矣此非是因遣送遂既歸大悞移指他所遂有僚  
僕郭安者見榻空闊因就寢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久  
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為僮也竟殺之郭父鳴于官時陳  
其善為邑宰殊不苦乏郭哀懇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誦生  
陳即以李祿之為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  
於陳之折獄也

王阮亭曰新城令陳端菴凝性仁柔無斷王生與相與居  
宅于人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詩云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生為鵲可也

濟之西邑有殺人者其婦訟之令怒立拘先犯至拍案罵

曰人家婦曰夫婦直金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寡守  
遂判命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村所為他途不能也而陳  
亦尔何達無扣

○折獄

邑之西岷庄有賈某被人殺于途隔夜其妻亦自縊死賈弟  
鳴于官時浙江費公禔到令過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  
餘尚在腰中知非為財也者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通疎少端緒  
並未榜掠釋散歸農但命約地細察十日一開白而已踰半年  
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辱詈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  
以控格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仰訴憤葬兄嫂一日

以通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問成帳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于  
腰中出銀杖與公驗視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問去  
西離幾里答云五六里去年被殺實某係汝何物答云不識其人  
公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辯不聽嚴詰之果伏其罪  
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聽夫使假于鄰夫不肯  
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  
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慙慙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為賈妻  
所遺窺賈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  
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婦罵曰  
後勿來吾家男子悲犯愁俱死周怒曰我扶朽欄數宿之費

寧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梁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于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惧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周袱亦然是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信詞晚詭變是以確知其死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々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藉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頻盛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念常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曰

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出也。隨在  
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卻胡父子強。馮在。意交歡。胡  
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胆。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  
不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  
大高。載厚裝來。我願趨于南山。簪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  
妹夫鄭倫。託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于胡家。遂盡出以炫  
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  
及產主。皆不訛。乃其驗諸簪井。一後絕下。則果有無首之尸  
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寬苦。公怒。擊喙數十日。確有



証據尚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為凶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于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却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將歸待得死者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押去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措其置前作刑勢却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墜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訴客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荅曰無問甲有何戚屬但有堂叔一人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

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叩求情。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結。案後速照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成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遣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台檢驗，止須汝應聲耳。甲叔不肯，飛兩翼下，再辯。又一翼下，甲叔惧，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開白。即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頸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曰：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辨寬

枉公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而不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  
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  
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頸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  
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并械之  
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洲成之戲  
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結並未安刑一人

○義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賈貨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  
縛犬信價賄之養豢舟上舟人固積愆也窺客裝蕩舟入  
莽撻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毡裹置江中大見之哀

嗥投水口啣裹具與共浮沉流蕩不知幾里達淺攔乃止犬  
涸出至有人處猶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毳束水中引  
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無測將以  
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閩三四日估楫如林而  
盜船不見適有同鄉估客將携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大嗥  
喚之却走客下舟趣之犬奔上一舟啣人脛肢撻之不解客  
近呵之則所嚙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  
矣縛而搜之則裹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  
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遺。微時為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會哺出間。有楊某否。荅云。無不覺。嗒然自喪。噉食入甕。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令錄道。未公。患無賢。衆錄千金送之行。乃強就道。夜夢人告之云。前途有人能愈君疾。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心莫嘆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悞矣。我何能療病。請為三弄可也。因出笛吹之。公觸所發。拜求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忍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請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為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遠仙。人來矣。賺公回顧。

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嚔出一物。墜地。墮然。俯而破之。赤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已杳。

異史氏曰。公生為河嶽。沒為日星。何必長生。乃為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為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予說之僣也。

○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領。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月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繩而下。洞高。殿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即忽見底。際一窰。蛇行。可入。燭之漆。上然。暗深。不測。兩人飯而却退。一人奪火而嚔之。覩身。

塞而進幸隘處僅厚于堵即又類高垣濶乃立乃行頂上石  
參差危將墜不墜而壁嶙嶙然類寺廟山壘都成鳥獸  
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兩示現忿怒奇  
怪七類多醜少妍心凜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陂迤邐幾百  
步四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努口箕張齒舌獐  
惡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又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似立遙  
望門中有藝灰知有人曾至者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瓶瓊  
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窖也傍植錫壺四心利之解帶  
縛頂繫腰間即有旁騶一尸卧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牀  
極漸審之足躡銳履梅花刺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

髻不知何年、衣色黝敗、莫辨青紅、髮蓬鬆似簪許亂絲、粘着髑  
髏上、目鼻孔各二、顴骨兩行、白晳、意是口也、存想首顛、當有  
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上、燈上無定焰、鱗黃衣動、掀  
掀復大惧、手搖顛燈、頻喊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  
者物也、頭觸石仆、即復起、冷濕浸鎖頰、知是血、不覺痛、抑  
不敢呻、忿息奔至窰、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衆  
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絕、二人下、探身入窰、見髮覆石上、血淫  
已殭、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嘆、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  
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半日方醒、言及髑、所恨未窮其底、  
極窮之、必更有佳境、後章令聞之、以凡泥封窰、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年間，養母塔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  
林，如密笋，然深險無人敢入。忽有道士至，自稱鍾離弟  
子，言先師遣先至，棄除洞府，居人供以膏火。道士携之  
而下，墜石笋上，貫腹而死，報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  
惜道士尸解無回音耳。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  
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侍小張。蓋安期不與  
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  
為可，則一帆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一

人俾劍冠棕笠坐殿上年三十許儀容脩紫問之即小張也劉  
因自述向往之意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  
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舟  
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候溫煦山花  
徧岩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見客入漠若罔知惟中  
坐者起迎客相為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上有一  
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環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托其  
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叟顧僮顧視之僮取環  
去叩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逆則芳烈蒸騰如和出  
于鼎竊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

以却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為者劉興薛小張仍送之  
歸既至朝鮮脩述其異國王嘆曰惜未飲其冷者此先天  
之玉液一域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展囑近  
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  
儼宮龍族歷歷在目方疑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  
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惧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雲蘿公主

安大業。虛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  
倩慧而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見當尚主。信之。至十六。迄  
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  
至。即以長毡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即扶婢肩  
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即坐。安倉皇  
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即微笑。以袍袖掩  
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即君欲以公主下  
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俛首相對。寂然。安故  
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

不知與粉黛孰勝。安穩坐近案。至笑從之。甫三十餘。著婢竟亂之。曰。駢馬負笑。歟。子入盒。曰。駢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襲六子。乃以六黑子寶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座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駢馬負一子。進曰。主情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至言宅。欲隨煩以此。少致脩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哭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之。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于落成。無暇禁。

忌刻日敦珣命舍一新。先是有豫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寡交，托他出，又窺其士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綈單衣，絁履烏帶，意甚都雅。略與頃談，頗甚溫謹。喜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席流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僮十二三許，柏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袁強之，僮得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明日醵以金，再拜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素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

象著袖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主反金受物。報以東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索賫元物。盜夜入執主。人燒鉄甜灼。刳掠一空。家人識表。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忌。適有仆僕竊象著。賣諸其家。知索所贈。因報太尹。以兵逮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執去。尹見其少年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其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

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噬二役皆死。卽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凄然慰弔。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寔安可懷膝公。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胷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寃。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憐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然無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卽遺于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杜門謝。



客忽一日遙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資  
物。與僮分携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明殺人者我也。與人無  
涉。並不啓閤。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  
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挹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  
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姬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  
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  
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  
遂使土木為灾。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  
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資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  
櫝。有肴炙熟如新。出於鼎。酒亦芳烈。酌移時。日已投暮。足

下所踏婢漸都上去。女四支嬌情足。股屈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床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烏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辭言。無嘲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駢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微。所不屑耳。飛燕原九

姊侍兒屢以輕能獲罪。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逃之。閣上以錦襦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為製解衣。強使看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于壓骨。試勞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頻蹙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為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于常人。一日曰。妾質卑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裘服衣英。開諸室。少頃聞兒啼聲。啓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綳紉生懷。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

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悵  
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  
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開群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與約之  
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竟  
至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  
耳三日不見入俗憐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  
欲歸寧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寄望且人生合  
離皆有定數樽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  
此一年半載輒一行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  
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

周歲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  
子治一深園。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  
取四年後。房氏生如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也。當婚之。勿較  
其門第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  
囑告親友。果有房氏女。生有贅疣。戾賤而行惡。眾咸不齒。  
生竟媒定焉。大器于七歲及第。娶劉氏。夫妻相友。父鍾愛之。  
可樂漸長。不喜讀書。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  
撻之。而卒不改相。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  
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  
繫之。楚掠慘棘。幾于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

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盡歸大器可棄  
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恨中嫂先是主有遺姙純輕矣  
雲拾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惧奔出父知病益劇  
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  
所分田產略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  
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度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為  
完婚召至家除舊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  
之曰數頃薄田為若輩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  
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于新婦能令改行無憂凍餒不  
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族雖小女然因慧麗可棄雅

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諾屬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遣粟出賄婦知之嚮弓於門以拒之大惧避去窺婦入遂巡亦入婦搥刀起可棄反奔婦遂斫之斷幅傷微血沾戰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克慚而去過宿復至號嫂哀乞泣求兄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怒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固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忿息入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床下覓

得厨刀可棄。惧曳戈反走。婦遂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劉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箸握箕。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將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邱李孝廉。善選少。偶僕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而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然夫人諫稍亡禁制之。



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柵欄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姬所貽。既歸。夫人閑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牕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厨下。凡有所需。則踣繩。動鈴。响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直。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耻不及諸姬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兩成。吾以汝為軀矣。今亦尔耶。耿進士松生。章邱人。夫人每以績大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淪轍作泰。

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起等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無毫敢匿。故東主餽遺恒面數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算良難也。後為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金送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固親。然舌耕為何也。追之還而受之。耿不敢爭。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餘。得若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泐。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謔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尔。夫人曰。謗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寧便大耶。

##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鵲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為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乎。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其家雙生矣。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為客。時群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曰。罷。上偏向他。令大服。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言。多奇中。而道士朴野。多難言。輒無顧忌。令取

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金又詰之  
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  
蠟燭一百八銀珠一千八今漸疑其相誤道士求去不許踰  
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答云烏曰丟官而去衆愕然  
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金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  
之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  
將赴歲試忽有蟬落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  
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皆黜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清異。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列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撫之。膚膩如脂。膚潤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已而以手捫髀。上皆石。陰上有土氣。酷累墳塚大焉。疑為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窺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童來。餉以麴餅。昂臙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爰不知。度常如此。則姪城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

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妍  
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閨異常要請暫歸女曰來夕  
當與君一遊天宮便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  
即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  
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  
袍炫目頸上明珠顰額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紅誠天人也  
郭迷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  
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覩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悔如客  
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上中  
流蕪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

暫歸亦無妨。更畫一簪。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仍不言。  
僞醉眠榻上。枕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趣以箇男。  
子客。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床上。大笑而公。女亦寢。郭乃轉。  
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  
明。且早去。如嫌洞中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名花。聞香。  
捫幹而苦。無燈火。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  
籠燭。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井。聖精王寢處。褥革棕毡。又許厚。郭。  
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郭我不定者。  
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  
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仲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

答云十七間處子亦知情否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  
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仙亦異人間若必  
知其確耗恐資死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  
寢食以此為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阻今將冀除  
天官不能復相客矣請以卮酒為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  
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珠既盡忽已昏醉既醒覺四  
體如縛糾纏甚密肢不得伸首不得出極力掣側暈墮牀  
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裏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標始  
知為己穠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  
仙譴然心疑怪之竊問以告知友莫有測其故者被置牀頭香



盈一室。折視則湖。鯉得香屑為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  
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物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亦宜  
甚。和之族矣。有巫常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  
東橋家。郭開之大恨。携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綺帳。雛奴蹀躞。履殿明珠。非  
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弄一擲金  
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為茂草。空牀傷意。  
暗燭銷魂。含顰玉台之前。凝眸寶帳之內。遂使糟邱  
台上。路入天宮。溫柔御中。人疑仙子。愴楚之帷薄。固不  
必羞。而廣田自荒。亦足戒已。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望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適生喪耦。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饑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使媒者黃金加幣而悅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

無取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擄取一空方謀瓜分其  
田產家人又各草創以去惟一姬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  
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妻以奇  
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  
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  
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可以無朋友矣  
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  
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悉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惧  
閉戶不敢復行女見數日寂無音問之別孟氏田產已盡矣  
女怒甚挺身自詣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懸者

理耶如其言矣。即至戚無所逃罪。如其則道路之人可聽也。官  
怒其言慙。訶逐而出。女寃憤無伸。哭訴於權紳之門。某先生  
聞而義之。代剖于宰。已釋之。果真窮治。諸無賴悉逐。所取或  
議留女居。孟某撫其孤。女不肯居其戶。使媼抱烏頭從。終其婦  
另舍之。允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媼啓戶出果。為之營辦。已錫鉢  
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昔。積數年。烏頭漸長。為延師教誨。  
已子則使學稼作。媼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養其所自有。教耗  
人之財以教已子。此心何以自賜。又數年。為烏頭積粟數百石。  
乃聘于名族。治其第宅。析全歸。烏頭泣要同居。女從之。然紡  
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甚不安。遂早暮

為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為傭然烏頭夫妻有小過輒斥  
譴不少低稍不悛則恚然欲去夫妻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  
頭入洋又辭欲歸烏頭不可稍勝常為穆子完婚女乃析子  
全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于近村為市恒產百畝而後遣  
之後女疾未歸烏頭不聽病益篤喘曰必以我歸葬烏頭  
諾就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于孟及期棺重三十人  
不能舉穆子忽仆七孔血出言曰不肯死何得遂責汝為烏頭  
恨拜祝之始愈乃復傳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  
子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直壯視之矣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爲學早孤家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悵更不服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公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勸酬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開闔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鵩鳥耳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覩然相見無他煩薄祿

教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業頭螢枯死也  
生曰少年書癡恐負重托婦曰讀書之計先于謀生公子  
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資以交兌八百餘兩生皇恐固辭婦曰妻  
亦知公子未慣趨逐但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  
舍商侶婦以勿須但覓一樓懸請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  
指以下之曰例姓者否命僕為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蟻候洗  
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胡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此生  
歸夜終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例姓因厚價  
招之伍老于行旅又為人懇拙不苟資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  
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于常格外另有寵賞

謀同飛洒。不全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近。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賢記。即是簿。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鞞韜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顙。婦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曰。夫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侄。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設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為主介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僮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牀。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婦曰。此先兆也。當待。曲施作內。胎矣。宴罷。仍以金金付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



存福命所信者在腹心勿勞計策遠方之盈絀吾自知之生唯亡  
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為縣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搢紳  
不怠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之漸謝任于伍挑  
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問  
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  
家女攝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  
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而婦者薛亦新婚于大姓猶恐與馬喧  
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于鄉生既留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  
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闥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  
家秉燭者何人闥人答是庸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

帽光繫略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  
答云。無之。益喜。趨出。即招一少年同入。款與為禮。卒然曰。實告公。  
子某慕姓。今以此來。將送舍妹于薛官人。至此方知無益。進退。  
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數采。生以未惠其人。故躊躇不敢應。  
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媼扶女郎入。坐生榻上。晚。  
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囑閨人行法。  
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  
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誰。曰。外祖劉字晦若。聞在郡。  
北三十里。生日。僕即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  
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荊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

貧矣。慕曰：某祖墓尚在彭郡，每欲扶而視歸葬故里，以噴奔未辦，姑猶遲。今妹子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可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資返桃源。同二慕啓岳父母骸骨，函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于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聞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數客，今日岳婦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之，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爲伍，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胡遠門戶蕭

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張而金止。收其半。婦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問。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王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中謝。主恣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王卿竊意家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骸。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詣同驗之。入壙。見案上累。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解甚嚴。後一人責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王卿為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西家。并力營繕。較前益堅美。

由此廉劉賢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貨。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為箇。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底。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謀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成爐。始知馬亦鬼也。是夜止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欲淫。一盜帶面具。力呵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脫劍而去。生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剽質賭。為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為賄脫。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賢之字畫形象。甚近乎貧。

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 王司馬

新城王大司馬晉字鎮北邊時常使匠人鑄一大捍刀闊盈尺重百鈞每按邊輒使四人扛之鹵薄所止則置地上故全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動司馬陰以桐木依樣為刀寬狹大小無異貼以銀薄時于馬上舞動諸部落望見無不震悚又于邊外埋葦薄為界橫斜十餘里狀若藩籬揚言曰此吾長城也北兵至悉焚而火之司馬又置之既而三大乃以礮石伏機其下北兵焚薄藥石盡發死傷甚衆既遁去司馬設薄如前北兵遙望皆却走以故帖服若神後司馬乞骸歸塞上復詔召再起司馬時年

八十有三力疾陞辭上慰之曰但煩卿卧治耳于是司馬復至邊每止處輒卧憊中北人聞司馬至皆不信因假議和將驗真偽啟簾見司馬坦卧皆望榻伏拜橋舌而退

阮亭云今撫順東北哈達城東挿柳以界蒙古南至朝鮮西至山海長亘千里名柳條邊松越者置重典著為令

### 徵俗

徵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邸時見群鼠入米盎驅之即遁客伺其入輒覆之瓢水灌注其中頃之盡斃主人全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官上原而宥之

### 遼陽軍

沂水某明季充遼陽軍、會遼城陷、為亂兵所殺、頭雖斷、猶不甚死、至夜一人執簿來、按點諸鬼、至某、謂其不宜死、使左右續其頸而送之、遂共取頭、按項上、群扶之、風聲簌簌、行移時、置之而去、視其地、則故里也、沂令聞之、疑其竊逃、拘訊而得其情、頗不信、又審其頸、無少斷痕、將刑之、某曰、言無可憑、信但請寄獄中、斷頸可假、陷城不可假、設遼城無恙、然後受刑、未晚也、令從之、數日遼信至、時日一如所言、遂釋之。

### 邑人

邑有鄉人素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梁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遂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運去、少間



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于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事低昂。添脂搭肉。片已碎割。其苦更慘。由是乃尋途歸。亡時日已向辱辰。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有數毫髮不無。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其丸而藥糝之。父覺。托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刃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于官。械其子。果伏。駭曰。余今為單父宰。夫并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父訟之時溜寧寧公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因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安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怙怙久之。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過。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案並傳一笑。

###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是真衆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諸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

首則前舟覆矣。

### 研石

王仲超言。洞庭君山間有石洞。高可容舟。深暗不測。潮水出入其中。嘗秉燭泛舟而入。見兩壁皆黑石。其色如漆。按之而軟。出刀割之。如切硬腐。隨意掣為研。既出。見風則堅。凝過于他石。試之墨大佳。估舟游輯往來甚衆。中有佳石。不知取用。亦頗好奇者之品題也。

### ○大鼠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猫等。為害甚劇。捕求民間。佳猫捕制之。輒被敗食。適異國來貢獅猫。毛白如雲。抱枝鼠屋。盡

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張咸謂貓怯。以為是無能為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齧首領。輾轉爭持。貓聲鳴鳴。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齧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鼯乎。

###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于下拾沉者。玉塊焉。太守聞之。督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

將及嶺見大足伸下一桿粗于椅衣杵大聲曰不下將隨矣  
大驚疾下繞至地則架木朽折崩墜無遺

### 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愜怒仰見一人倚神側少為  
緩頰醒而尋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禱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  
所見問之知為醫生及歸暴病特遣人聘之至則出方為劑  
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王與東岳天子日遣侍者男女  
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  
也

###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張氏既云不良何反祐護雹止入村訪問其人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貧民就貸償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粟取盈故名不量非不良也衆趨田中見裸穗摧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 皂隸

萬曆間歷城金夢城隍索人服役即以皂隸八人書姓名于牒焚廟中至夜八人皆死廟東有酒肆主故與一隸有素會夜來沽酒問孰何客答云僚友甚多沽一尊少叙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某人已死入廟啟扉則瓶在焉貯酒如故歸視所與錢

皆紙灰也。金肖八像于廟，諸役得差，皆先時之刀行，不然必遭管龍。

### 斗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為不祥，疑有喪失，牽入市，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鬼，近之甚劇，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懈，帶巾騰去。此雖定數，然不疑夢，不貪拾遺，則走者何遽能飛哉。

### 刁姓

有刁姓者，家無生產，每出賣許負之術，實無術也。數月一歸，則金帛盈橐，共異之。會里人有客于外者，遙見高門內一人，冠華陽巾，言語嗚咽，衆婦裝繞之。近視則刁也。因微窺所為，見有問者曰：

吾等眾人中有一夫人在能辨之手。蓋有一貴人婦。假服其中。將以  
驗其術也。里人代為刁客。刁從容望空橫指曰。此何難辨。試觀貴  
人頂上。自有雲氣環遶。衆目不覺集視。一人覘其雲氣。乃指其  
人曰。此真貴人。衆驚以為神。里人歸述其詐。慈乃知。雖小道。亦必  
有過人之才。不然烏能欺耳目。雖金錢無本而殖哉。

### 紅毛毯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衆。不許登岸。紅毛  
人固請賜一毯地足矣。帥思一毯所容無幾許之衆。人置毯岸上。  
僅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且拉且登。頃刻毯大畝許。已數百人矣。  
短刃並發。出于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富翁

富翁其商賈多貨其貨一日出有少年從焉後問之亦假本者  
籍諾之既至適几上有錢數十少年即以手疊錢高下堆壘之  
翁謝去竟不與貨或問故翁曰此人必善博非端人也所患之  
技不覺形于手足矣訪之果然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臥床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  
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調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已  
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造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  
梗槩為人述之

高西園云。向讀漁洋先生池北偶談。見有記心頭小人都  
為安邱張某事。余素善安邱張卯君。意必其宗屬也。一日晤  
間。問及。始知即卯君事。詢其本末云。當病起時。所記崑山  
曲者。無一字遺。皆手錄成冊。後其嫂夫人以為不詳語。焚棄  
之。每從酒邊茶餘。猶能記其尾聲。常舉以誦客。今並識  
之以廣異聞。其詞云。詩云。子曰。都休講。不過是都。平。文  
相傳。一却塾師。訓童子。請誦詩。字多訛誤。全憑着佛器  
其尤堪笑者。謂都。平。文。我。全。憑。着。佛。器。  
一百二十行。  
村塾中有利業要書。多莊農雜字。其間章云。  
佛留一百二十行。惟南莊裝訂。刻殘最為節促。

玩其語意。似自道其生平寥落。晚為農家作塾師。主人  
慢之。而為是曲。意者夙世老儒。其卯君前身乎。卯君名

在幸、善漢、蒙印

元寶

廣東臨江山巉峩巖。常有元寶籍石上。巉下波湧。舟不可泊。或蕩槳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此。則一摘即落。回首已復生矣。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上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步。少頃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于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起。抓其一豎。又在一彼樹。致小狼鳴急。狼殺聲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跑號

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奔之。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動。監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睨刺。若將搏噬。為所怒者。乃閤扇太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為戲耳。

### 沅俗

李季霖攝篆沅江。初蒞任。見猶大豨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也。少間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為人。絛上并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輿夫急呼曰。小人吃害矣。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訶之。役不聽。疾奔而去。遺人尾。

之後奔入市、覓得一叟、便求按視、叟相之曰、是汝吃害矣、乃以手拂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少腹、見皮肉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後聞其俗、有身臥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房闥、竊取財物、設被主覓、繫不令去、則此人一臂不用矣、

。藥僧

濟寧某、偶于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虱、杖挂葫蘆、似賣藥者、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微者可鉅、立刻見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袖、取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增于舊者三之一、心猶

未足窺僧起、遺竊解袖、拈二三丸并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頂縮、脾索、而陰長不已。大懼無法。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鱗與而股斷、尾而三矣。縮頭踡跚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廢物。日卧街上、多見之者。

蛤

此名寄生

東海有蛤。饑時浮岸邊。兩殼開張。中有小蟬出。赤綫繫之。離壳數尺。獐食既飽乃歸。壳始合。或潛斷其綫。兩物皆死。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家。每見瓶鼎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危將墜。

疑所僕所為輒怒譴之僕革新怨而亦不知其由乃嚴扃  
蘇扉天明復然心知其異暗覘之一夜光明滿室訝為盜  
兩僕近窺則一狐卧楨上光自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  
急入捉之狐噬腕肉欲脫僕持益堅因共縛之舉視則四  
足皆無骨隨手摧亡若帶垂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殺覆  
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數其罪而放之怪遂絕